

# 讲诚信代代相传

“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”大手拉小手让诚信传承下去

越来越多的人查资料使用电子词典。

(视觉中国供图)

查一个生字从平均耗时30秒提速到1秒——

## 辞书电子化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

□ 本报记者 杨民仆

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，我们发现，在手机上阅读时，遇到陌生的汉字或词语时，手指轻点，释义可能就在屏幕上自动跳出，词典查阅习惯发生了重大变化，纸质辞书似乎渐行渐远。那么，承载着民族集体记忆的辞书如今发生着哪些变化？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？

### 辞书电子化，功能更加丰富多元

遇到陌生的汉字和词语时，你通常怎么办？最近一项调查显示，选择搜索引擎网站检索的网友占81%。

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院·整合医学院朱家鹏教授告诉记者：“现在大段时间在电脑前，遇到需要查找的字词、概念，都是顺手在网上搜索，而且能查到最新信息。”

“纸质和电子词典都有学生用，但相对而言，用电子词典的较多，查找快捷，纸质词典太重了，学生的书包本来就很重。”南京金陵中学相屏屏老师对记者说。

扬州中学的吴高扬老师介绍：“现在的电子词典，翻译笔不仅有查询、翻译功能，还带有电话功能，所以学生用电子词典还是较多，尤其翻译笔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电子词典不仅使用方便，而且基于辞书内容拓展出很多新功能。

《新华字典》APP目前下载量已达几千万，记者注意到，除了解释词语意义等纸质版具有的功能外，APP还增加了听说、发音挑战、笔顺演示等功能。

比如“强”字，点开小喇叭标记，就能听到标准的普通话读音。你还可以自测普通话水平，系统会显示你击败了多少人。同时，“强”字的标准笔顺是什么，有清楚的动画演示，还有书法家讲解，如何把“强”字写得美观漂亮。一些字容易读错，APP中也有提醒，比如在“强度”“强取豪夺”词中，“强”正确读音都是qiáng。

一些电子词典、词典笔功能更丰富，除汉语释义外，还支持汉语与英语、法语、韩语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语言之间的翻译。

然而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纸质词典依然占有一席之地。

网上搜索结果差错较多是最让查询者头痛的问题。朱家鹏告诉记者：“网上信息没有纸质词典那么严谨，所以我仔细研判，与其他信息反复比对，这样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。所以有个顺口溜：要方便，进网站；要保险，查字典。”

记者从位于南京新街口的新华书店了解到，在词典类图书中，《新华字典》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是卖得较好的两种，是购买主力。2020年、2021年、2022年（截至11月底），《新华字典》的销量分别为1387本、1050本、1130本；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销量分别为932本、728本、650本，并没有出现大幅下滑的迹象。

秦淮区吴娟女士的儿子正在读初三，她还是选择为孩子购买纸质词典。“使用纸质词典更有学习氛围，查阅过程也是一个记忆过程，比电子词典更能强化孩子的记忆力。”她说。

### 辞书电子化面临三大挑战

辞书产品的变革必须跟随用户阅读习惯和使用行为的改变而改变，那么，进入融媒体时代，大众的数字阅读到底呈现出哪些新变化呢？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、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向清教授表示，一是碎片化阅读，

这是一种浅层阅读，主要是选择感兴趣的内容，获取所需信息。二是表象化阅读，也就是说，更偏好多模态的图文信息（包括文本、图像、视频、音频等）。三是伴随式阅读，就是阅读场景在发生变化，以前读辞书要坐下来，现在阅读伴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，随时随地可能发生，嵌入到生活场景之中。

正因为有这些变化，所以用户需要“随时随地”使用辞书，同时辞书要增加图文并茂等多种功能，目前网络查询虽然具有这些特征，但有“不易解决”的缺陷：一是真假难辨，权威性不够，需要用户细心考证。二是信息泛滥，有不少冗余、重复、冗余的信息，要花费很长时间才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，耗时费力。

“只要人们对知识的需求存在，那么辞书扮演的角色就不会退场；网络信息铺天盖地，但信息不等于知识。在融媒体时代，更需发挥权威辞书‘知识守门人’的作用。”魏向清说。

权威辞书要想顺应时代潮流，占据市场，面临着哪些挑战呢？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、中国辞书学会第六届理事会议事处主任耿冬冬表示，目前亟需解决三大挑战：

首先，如何整合海量数据？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大数据技术给辞书的编纂提供了海量数据，然而，大数据如何转化为优质、权威的辞书数据，是件很费力的事情。一些网络词典，可以抓取海量的例句，但是例句的质量参差不齐，甚至存在偏误，这会误导学生的语言学习。

数据更新不仅需要质量，还需要速度。对于一部权威辞书而言，一般5至10年才修订一次。据了解，今年8月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》（第4版）完成新一轮修订，此次是在2014年第3版的基础上修订再版。本次修订增补了近千条新词语，包括“共享经济”“新常态”“碳达峰”“碳中和”“互联网+”“移动支付”等反映时代发展的热词，还收录了一些贴近日常的网络用语，如“网红”“群聊”“群主”“脑补”“脑洞”等。

在数字时代，新闻、新义迭出，辞书修订周期大幅缩短，权威性和时效性有机融通是数字辞书研编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。

其次，如何研究用户行为？词典的使用已不再是翻翻书页的问题，如何基于查找痕迹留存的后台网络日志来精准描绘词典用户行为，从而优化数字词典的信息组织与呈现方式，对开发高质量的数字辞书至关重要。

最后，如何培育青年用户对数字辞书的黏性？对出版社而言，一方面要创新盈利方式，积极培育用户忠诚度；另一方面，要更加重视用户的动态需求，整合优质语言数据，适时设计学习专栏。“比如，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，中国人独特的时间体系‘二十四节气’被用作倒计时，引发大众对‘二十四节气’的空前关注。为满足国内外用户查询、交流中国独特时间知识体系的需求，可以考虑开展‘二十四节气’双语知识专栏的融媒设计。”耿冬冬说。

### 辞书电子化，如何连接生活面向未来

早在2012年，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发表声明称，彻底结束享年244岁的全套32卷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（又称《大英百科全书》）纸质版本的印刷出版，纸质版辞书电子化已是大势所趋。面对日新月异数字出版技术，辞书出版单位如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赢得读者？

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、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秦志华告诉记者：“上海辞书出版社近年来一直在探索工具书数字化转型之路。2021年5月，《辞海》网络版正式上线，PC版、APP版和微信版三种形式，账号互通，读者可以在电脑、手机等任一终端上进行查询。今年9月，《辞海》网络版2.0发布，新增了1万条目，今后每年都会根据社会需要新增条目。”

《辞海》网络版有什么新特征呢？据秦社长介绍，网络版是融合了音视频、图像和三维立体模型的有声、有色、有形的立体“辞书”。

除了为所有词目增加拼音标注和有声朗读，由知名主播海霞领衔的团队配音外，《辞海》网络版还为8105个通用规范汉字提供了标准的书写动态笔顺。新增“汉字源流”，收录7000余个汉字约3万个甲骨文、金文、战国文字等古文字字形，展示汉字的早期形态和演变轨迹；为百科所有词条添加推荐阅读和延伸阅读，建立词条间的关联，形成可视化知识导图。如“鲁迅”词条，就添加了鲁迅的纪念地、家庭关系、主

## 《江苏文库·研究编》——

# 通血脉，知命脉，仰望山脉

### 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

追踪4



王月清(左三)和《研究编》编纂团队。

本报记者 宋宁 摄

□ 本报记者 杨民仆

江苏文化的巨大魅力和强大生命力，是在数千年发展中已经形成一种传统、一种脉动，不仅是一种客观呈现的文化，而且是一种深植个体生命和集体记忆的生生不息的文脉。《江苏文库·研究编》以深刻的哲学洞察力和深厚的文化功底，倾听来自历史深处的江苏文化的脉动，读懂江苏，触摸江苏文脉。近日，记者采访《研究编》主编及编纂团队，了解《研究编》的进程、目标及编纂背后的故事。

### 四个板块，梳理提炼江苏文脉

《研究编》的组织和协调依托江苏省社科院江苏文脉研究院，樊和平、王月清、姜建、王卫星、胡发贵、胡传胜等专家学者先后负责组织协调工作。《研究编》包含哪些内容？《研究编》

主编、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兼文脉研究院院长王月清告诉记者，《研究编》的任务是以理论研究的形态全面描述、梳理、总结、提炼江苏文化传统的流脉、内涵、特征、规律和贡献。在研究中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，推进文化传承创新，由此设计了“江苏文化通史”“江苏文化名人传”“江苏文化专门史”“江苏文化专题研究”四大板块。

“根据‘文脉’的理念，我们将《研究编》的顶层设计以一句话表达，‘通血脉，知命脉，仰望山脉’。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副总编、东南大学资深教授樊和平说。

“江苏文化通史”的要义是“通血脉”，关键词是“通”。是江苏文化与中华文明、人类文明的相通，是江苏文脉中诸种地域文化的沟通，是各重要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联通，更是江苏文化与江苏人的生命与生活的畅通。

“江苏文化专门史”和“江苏文化史

专题”的要义是“知命脉”，关键词是“专”，即“专门”与“专题”。“江苏文化专门史”在框架上分为物质文化史、精神文化史、制度文化史、特色文化史等，深入研究各类专门史，总体思路是系统研究和特色研究相结合，以此实现对江苏文化的体系性把握；“江苏文化专题研究”着力研究江苏历史上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各种学派、流派以及文化现象、文化问题等，如扬州学派、泰州学派、常州学派、江南园林、文化遗民等。

“江苏文化名人传”的要义是“仰望山脉”。与那些有着重要贡献并形成久远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进行对话，并在这种对话中揭示他们的文化气质、文化风采与文化建树。

### 文化名人也包含少数“外地人”

在精神、文化领域，江苏不仅有灿若星河的文学家，而且有彪炳史册的思想家、学问家，更有数不尽的才子骚客。如何对历史人物进行文化倾听、文化诠释、文化理解，是“文化名人传”的最大难点，也是其最有意义的方面。“文化名人传”计划为100位江苏文化名人作传，为呈现江苏文化名人的整体画卷，同时编辑出版一部“江苏历代名人辞典”，集中介绍历史上的江苏名人1320位，其中以文化名人为主。

江苏文化名人有哪些特点呢？江苏省社科院文脉研究院副院长、《江苏历代文化名人研究》中心主任姜建告诉记者：“江苏文化名人有两大特点：第一，贡献影响的重大性，即均为对全民族的文化进步作出重大贡献、形成重大影响；第二，脉络的连续性，名人队伍不仅连续，而且越来越壮大。”

此次作传的100名江苏文化名人，主体由江苏人组成，但也包括少数“外地人”。据姜建介绍，江苏由于其经济文化优势带来的人才集聚效应，形成了江苏文化名人另一个重要特点：构成的包容性。“即江苏文化的辉煌成就，是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共同创造的，他们包括江苏人，也包括在江苏成长成熟并成就其文化伟业的外省人，譬如江西的王安石，安徽的方苞、吴敬梓等等。”

### 体量最小，难度却是较大

《研究编》启动时只有前三个板块，2015年底的一次文脉研究动员会上，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胡传胜向当时《研究编》的负责人樊和平教授提出，江苏文化专题研究也很重要。樊和平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增加了“江苏文化专题研究”板块。

“前三个板块都带有‘通论’性质。传记是对某个文化大家一生的事迹与成就的描述与分析；专门史旨在整体勾勒某种文化类型的发展线索与特征。第四板块则属于‘专论’，体现探索性，强调新材料、新判断。所谓专论，第一是‘专’，选题专门、精深；第二是‘论’，重点在论证对于江苏或江南文化史某一方面、某一专题的独特判断，或作者的‘一家之言’。专论需具有精深的研究、鲜明的判断或观点、严密的论证等特点。”胡传胜说。

据胡传胜介绍，“江苏文化专题研究”前三年聚焦于明清江苏的学派、明清小说、六朝文学与宗教等江苏文化的标志性内容，以后扩展到江南园林、现代文学流派等方面，充分体现江苏文化的高原与高峰。

《研究编》目前的进程和明年的目标是什么？王月清告诉记者，《研究编》立项数为265项，已出版成果32项，2022年底前约有15项成果面世。明年将针对“江苏文化专门史”和“江苏文化专题研究”开展最后一次立项，补足一些重要而未立项的内容。

据王月清介绍，与《江苏文库》其它编不同的是，《研究编》每一本书都需要原创，体量最小，难度却较大。一方面面临着继承超越、拓新补白、史料发现、精心打磨等具体困难，另一方面面临着开放性聚合权威专家集中攻关以及选择研究视角、研究方法、书写风格等问题。

“我们不能操之过急，做事不注重过程打磨是很难成熟的。”王月清说，“如同破茧成蝶，只有经历了执着、艰辛的过程，才能完成本质的蜕变，在奔涌不息的文脉江河之上翩翩起飞。”

## 寻迹江苏老地名

# 历史上的乌衣巷到底在哪

□ 王聿诚

乌衣巷在今东关头一带。

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唐代诗人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诗，古今脍炙人口。乌衣巷为东晋王、谢等世家大族居住地。东晋是典型的门阀社会，乌衣巷自然就成了东晋乃至六朝金陵的文化符号。同样，作为金陵“四象”之一的朱雀桥，也是代表东晋乃至六朝金陵的文化符号。刘禹锡在诗中称朱雀桥与乌衣巷对举，让人产生两者相距很近的印象。其实，刘禹锡的这首《乌衣巷》是在安徽和县任职时写的，此时他尚未到过金陵。乌衣巷具体在哪里，他未必很清楚。事实上，今天位于文德桥旁的乌衣巷并不是六朝乌衣巷所在。乌衣巷在历史上曾几度“漂移”。

朱雀桥原本为东吴津浦大桥，位于六朝都城朱雀门南。东晋太宁年间，王敦作乱，温峤将桥烧毁以阻挡叛军。此后改为浮桥，也称朱雀桥，“长九十步，广六丈”。古朱雀桥遗址在何处？即今中华门内镇淮桥。

那么乌衣巷靠近朱雀桥吗？当然不是。乌衣巷靠近“驛驛航”，此航也叫小航（朱雀桥称“大航”）。宋《景定建康志》记载：“谢安宅在乌衣巷驛驛航之侧，乃秦淮南岸。”王导宅也是“临驛驛航”。东府城为东晋、南朝丞相兼领扬州刺史治所。原为司马道子府邸，因位于其父晋简文帝旧宅的东面，俗称东府。义熙十年，扬州刺史刘裕筑为东府城。

东府城在哪里？据宋、元地方志记载，“在青溪桥东，南临淮水”。青溪桥，也叫青溪大桥，即今建康路淮青桥。据此推断，六朝乌

衣巷在今东关头一带。自宋至清代中期，乌衣巷则位于今大报恩寺北、外秦淮河南岸的扫帚巷大致位置。宋《景定建康志》载：“今城南长干寺北有小巷，曰乌衣，去朱雀桥不远。”志文中的长干寺指天禧寺，即今天的大报恩寺。

2013年，考古工作者在原来报恩寺北院墙下，发现了一条由中、左、右三股道组成的宽达6.3米的宋代传铺道路。笔者认为这就是宋代的乌衣巷路。宋代著名的乌衣园遗址，也在扫帚巷的东面。咸淳元年，建康知府马光祖重修乌衣园时，因园与雨花台相邻，他顺便重修了雨花台。

元代沿用宋代乌衣巷地名。明代因建有重译楼而称元乌衣巷改称重译街，但依然认定重译街为古乌衣巷。如《永乐大典》载：“重译街，在聚宝门外东重译街，即古乌衣巷朱雀桥也，今名重译。”不同的是，街中的小桥认定为朱雀桥。明末朱之蕃《金陵四十景图咏诗》中的“乌衣晚照”一景，绘的也是报恩寺旁的乌衣巷。即使到了清乾隆年间，吴敬梓创作《金陵景物图诗》，其中《乌衣巷》一诗，咏的也是此巷。

清嘉庆、道光年间，学者普遍认为今剪子巷至武定桥一带，是乌衣巷遗址。光绪二十五年，可园老人陈作霖先生在其所著《东城志略》一书中，又认为古乌衣巷在武定桥东北砂库街一带。因此他认定六朝时的驛驛航遗址在这里。但书中又说：“乃以街西一委巷当之，谬矣！”这充分说明今天的乌衣巷在清末已经存在，只不过是一条偏僻简陋的小巷，这让陈作霖大为不满。不知冥冥之中陈作霖先生如能看见今天秦淮风光带上的乌衣巷面貌，心中是否能够释然。